



《颜氏家训》
颜之推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近日,一篇名曰《中国式相亲价目表:我儿子才33,不考虑没北京户口的姑娘,有户口残疾也行》的报道在网络上火了。话说回来,除了生肖属羊被歧视引起热议,所谓“中国式相亲”市场的标配“京籍、未婚、有房、经济条件好”,这背后的某种观念其实由来已久,在1500年前的《颜氏家训》里就可见端倪了。

“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颜氏家训》的作者是颜之推,此人的家族乃是当时著名的士族望门之一,从曹魏到唐代中期,颜氏家族可考者34人,其中居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等清显高位者8人,为地方大员刺史、太守者13人,封爵7人,总计官至

“京籍、有房、条件好”? “家训之祖”如何看“中国式相亲”

五品以上者17人,占其总数之半。

但颜之推本人的生平却只能用“坎坷”二字形容,一生经历了梁、北齐、北周、隋四朝,三次沦为俘虏。隋代周后,他在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不久便病逝了。曲折的经历使其对人生有自己独到的体会。或许希望子孙能够自立自强正是颜之推撰写家训以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因。

《颜氏家训》正是这样一篇颜之推留给子孙后代的告诫。全文共20篇,包括:《序致》篇、《教子》篇、《兄弟》篇、《后娶》篇、《治家》篇、《风操》篇、《慕贤》篇、《勉学》篇、《文章》篇、《名实》篇、《涉务》篇、《省事》篇、《止足》篇、《诫兵》篇、《养生》篇、《归心》篇、《书证》篇、《音辞》篇、《杂艺》篇、《终制》篇。这些篇目涉及了家庭伦理教育、士族子弟的品德智能教育、思想方法教育、养生之道、学术与杂艺知识等。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称赞:“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认为“他(颜之推)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

“婚姻素对,靖侯成规”

对于婚姻,中国古代“崇嫁娶之要”,婚姻处于极高的地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里也是如此告诫子孙,“婚姻素对,靖侯成规”。也就是说,夫妻双方,要门当户对。这样一位大学者,如此对于婚姻的态度或许会令现代有些人诟病,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两晋南北朝的数百年间,门阀等级制度已达到空前固化的程度。这一时期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也发展到了极端,家族门第、本人出身成为通婚的惟一标准。早在西晋时,晋武帝就曾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通婚,严明嫡庶之别。但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后,鲜卑贵族有样学样,北朝婚姻的门当户对观念又得以复兴。

“贪荣求利,反招羞耻”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里却又敦敦告诫子孙,在婚姻嫁娶问题上不可以贪势求利。他说:“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缗

铢,贵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近年来,婚姻嫁娶中竟然有人卖女儿捞钱财,用财礼买媳妇,算计比较对方父祖辈的权势地位,斤斤计较对方的财礼,索要得多而回报得少,与做买卖没什么两样。这些人,结果招进了猥琐鄙劣的女婿,或者娶回了凶悍蛮横的媳妇。贪图虚荣和利益,反而招致羞耻。对此能不慎重吗?在这里,颜氏不仅描述了婚娶论财的种种丑态,而且论及了财婚对于家庭的恶劣影响。可见,在颜之推生活的时代,“买卖婚姻”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已经形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风气。

虽然《颜氏家训》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被奉若圭臬,以财论婚却仍旧史不绝书。宋代名臣司马光尖锐指出:“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而清代的廉吏张伯行在福建任职期间也指出,“其在省会(指福州),惟跨嫁妆,情愿嫁女千金,不能教子一经”。至于今天,更是出现了“中国式相亲”的价目表。(邢静)



典籍中的
工人

开栏的话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传统典籍中,不乏记录和描绘工人劳动、工匠技术、工艺精华的文本,证明中国制造、中国科技曾经的辉煌,中国工人曾经的骄傲和他们的生存状态。汇拢和钩沉这些材料,予以通俗有趣并新颖独到的讲述和解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出一份珍贵的“启示录”,正是我们工会媒体人的职志。为此,本版特开设“典籍中的工人”专栏。敬请垂注!

《伐檀》:伐木工人的自赞之歌

詹船海

现在开始从传统典籍中寻找关于咱们工人的记录。我首先想到的是《诗经·魏风》中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

正像那宏大“坎坎”的状声一样,这首诗的名气响亮得很,因为它被收录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当我们重温此诗时,仿佛又听到语文老师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宣讲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这是伐木工人对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老爷们的控诉啊！这是劳动人民愤怒和觉醒的声音啊！”

接着听(部分直接翻成白话):

不稼不穡,凭什么你能打那么多粮食?

不狩不猎,凭什么你的庭中挂满狗獾子?

因这一连两问,从毛亨以来,大部分解“诗”的专家,都认为此诗题旨显豁,就是“刺贪”。当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这种阐释就进一步政治化、主流化,成为学生们标准答案了。

但问题在于,既然这些伐木工人怨怒之气冲天,为什么又先吟唱出“河水

清且涟漪”的句子呢?《诗经》中的诗一般都三章叠咏,每章略有换词,此句在第二、三章换字为:“直猗”、“沦猗”。——瞧那清清的泛着波纹的河水啊!那交织回旋的、或直着向前流动的、有时又是一圈一圈扩散着的波纹啊!分明是赏心悦目的啊!那些主流解释家,对于这句诗的“违和”,都视而不见,或含糊其辞。

其实向来也还有另一种非主流的解读:不是“刺贪”,不是讽刺老爷们“素餐”(白吃饭),而是颂美君子们“不素餐”的。连孔子和朱熹都这么看。综合种种解读,可以大胆提出这么一个看法:《伐檀》,是伐木工人的自赞之歌。他们因为自己的诚实和辛勤的劳动,得到了应该得到的报酬,因而心生骄傲,听坎坎声美,看河水清清。那“不稼不穡”、“不狩不猎”两句,不是诘问,而是反问:凭什么?就凭我们“伐檀”,才得以不稼穡而有黍粮,不狩猎而有野味;从这里兼可看到劳动分工和劳动价值的交换。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此乃点题之句。同样,此句不是怨

人,而是悦己:我们不就是君子吗?我们没有白吃饭。在春秋时代,“君子”一词已经不是贵族的专称,而是衍变为对具有美德之人的泛称了。所以那群伐檀的工人,也可以被称为君子,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就是君子,就因为他们劳动的美德。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无名诗人从旁观者的角度对伐木工人的点赞:他们也是君子!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群“君子”伐檀干什么呢?诗中交待得很清楚:造车。请看二、三章的开头:

坎坎伐轮兮,坎坎伐辐兮。

这里的“檀”是指产于黄河流域的青檀,质地很是坚硬,正适于造车,造车轮、车辐。在《诗经·大雅》中,就直接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大雅·大明》)的诗句。

车的发明,初用于劳动运输,次用于贵族代步,也作为战车用于交战。春秋时期,盛产战车。衡量一国大小强弱,就看你有多少战车。春秋时,《论语》里就提到“千乘之国”。在《诗经》中



冯远 诗经画意系列·伐檀 2014

“伐檀”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关乎保家卫国开疆拓土,非常重要,由于战车的需求量极大,“伐檀”的工人也应当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那正待开采的原始森林里,高大的檀树多的是,他们光着膀子,抡着斧头砍啊砍,边砍边唱“坎坎伐檀兮”(“劳者歌其事”),然后树都向着一个方向咔嚓倒下;砍下的原木都堆在河边,——“置之河之干兮”;次之捆扎成排——“置之河之央兮”,顺流而下,最后到达体现它们价值的造车工场,而工人们也格外体会到他们的劳动对于国家的巨大贡献。

如上所述,《伐檀》不是愤怒之歌,而是自赞之歌,是意识到自身力量、技术和劳动价值后的高兴之歌。